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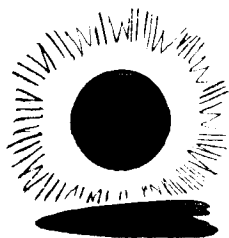
杨朔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62/18

0302

杨朔散文选



2066537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665371

杨朔散文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1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0 $\frac{5}{8}$ 插页3

1978年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019·2572

定价0.68元



杨朔同志在朝鲜（一九五一年冬）

忆 杨 朔 (代序)

林 林

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春，《救亡日报》从上海移到广州复刊，我在这个报社工作，杨朔同志来找我们。我们本不相识，他说他从沦陷的东北，辗转到华北，好容易来到了广州。当时我们的报社是乐于团结和照顾作者的，杨朔好象辽天孤雁南飞，我是为这印象和他做起朋友来的。我们请他为报社写稿，他写了以抗日为题材、很合时宜的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我们在报纸副刊上连载了。那时，他在广州东郊租了一间民房，有一天我去看他，在院子里竹丛下，捡了一块炸弹片，那时日本飞机时来轰炸，有时炸得很厉害。杨朔一个人满不在乎，仍静静地在写他的稿子，一直写到完。第二年，这中篇在生活书店出版了，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

十多年后，到了一九五六年夏，杨朔自己在这本小说的扉页上，写下自我的评语。这可以看到杨朔的心境，就抄录在这里吧：“我的政治思想、创作思想，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距离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很远很远呢。不，有些观点、描写是根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这需要在斗争中继续好好改造自己，好好与工农兵结合，这才有点可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东西。重看旧作，惭愧欲死！”从

此可以说明，杨朔在思想上力求进步，在写作上“精益求精”，他并不谅解自己初期作品的错误。当时是我帮他发稿的，哪里有水平看出问题跟他商改呢？说“惭愧”，也有我的份。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广州也沦陷了，《救亡日报》转移到桂林，在一九三九年春复刊。桂林山水甲天下，但当时，我们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画山绣水”呢？有一天，杨朔来报社找我，悄悄跟我商量，要我跟他一起去延安。当时，稍为进步的青年，谁不渴望去革命圣地延安？可是我那时是报社的人员，要离开报社，必须得到远在重庆的社长郭沫若同志的同意，这就麻烦了，工作也实在难以离开，我就告诉他不能同去，彼此都觉得遗憾。我热情地送他远征，希望他给报社继续寄稿，给他一个特派记者的名义。记得他写了一篇战地报告《风陵渡》，这算是他战地生活的开始吧。

我们分手后，天南地北，各搞各的工作，好多年没有通信。我打听过他的消息，但也是只知道一鳞半爪。他到了抗日根据地，在党的教育下，更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断地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他跟着部队从山西到河北，参加过战斗，也曾在宣化龙烟铁矿庞家堡铁矿蹲点，向工人阶级学习。他写了反映矿工对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此稿他说曾亲自念给工人听，吸取工人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在这部小说写作过程中，杨朔体会到工人阶级高贵的品质，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很有帮助，此后他总是念念不忘接近工人，写工人。一九四九年北京刚刚解放，他转到中国铁路总工会工作，也写了反映东北铁路工人修复铁路的作品。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他随同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

到达朝鲜战场，有一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行动，一起战斗。环境非常险恶，在敌机轰炸、震得摇摇晃晃的小茅草屋里，于一九五二年夏天的深夜里，他写完中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这部作品生动地写出许多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人物形象。例如司机吴天宝不计安危，在敌机的弹火中穿来穿去，肚子被打伤，仍坚持保证运输任务，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杨朔却感到深深的苦恼，说：“苦恼于我的笔太笨，表现不出我们人民的英雄性格。”虽然这么说，因为他对工人有深厚的感情，终于又写道：“就让我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去朝鲜的中国铁路工人吧。”

杨朔是热爱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的，他多年在连队里生活过，和战士的关系，就象鱼水一般。他曾说过，他了解工人，不如了解战士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随军在晋察冀地区爬山涉水，急行军数百里，转战于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无人区”，风餐露宿，挖野菜充饥，不叫苦，不喊累。哪里战斗激烈就到哪里，亲临前线，想尽办法深入细致地访问指战员和群众，并且亲自审问俘虏，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勇敢地参加过几个战役。解放石家庄时，他冒着枪林弹雨，随着攻城部队首批进了城，知道战士们从敌司令部床下把守城司令官、蒋帮第三十二师师长拖了出来，就写了一篇报道这家伙给活捉的狼狈相《床下将军》，活画出战犯的可耻下场。

在散文《百花山》里，他写了班长梁振江攻打石家庄时的英雄形象。梁班长后来在新保安牺牲了，杨朔在全国解放后的“八一”节前夕，想起梁班长的理想，眼前就闪着梁班长的身影。他出于对战士亲切的感情，常说：“那是些多么可爱的人

啊！年轻，壮健，龙腾虎跃的。对同志亲，对敌人恨。纯洁，无私。打起仗来，又狠又猛。一仗打完了，许多人消失了，活下来的，仍是那么快活。只有无私的人，才能那样无畏，为了党的事业，什么都可以献出来。”

因此，杨朔重视战士的来信，凡是遇到边疆、海防的战士来信要他的作品，他总是细心地将书包扎好，投邮寄去。有时手边无书，就亲自到书店买来寄去。

一九五六年之后，党分配杨朔搞外事工作，从此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多些了。一九五六年夏，我们就一起在新德里，他写了散文《印度情思》。一九六一年春，我们一起到东京，他写了散文《樱花雨》。象这类见闻感想，是在尖锐的反帝反修的斗争间歇当中，抽空写的。在外事工作中，我们也曾亲切地商量过一些难题，杨朔对领导的指示认真研究，责任心强，工作勤奋，而且能团结国际友人。后期在反修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肯学习，动脑子，能驳斥对方错误的论点。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也曾对我谈起杨朔给他们的这个好印象。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出关于反修的散文。多年来，他因外事工作的需要，走访了亚非许多国家，所以，也就写了许多有关这些国家题材的散文，如《生命泉》、《巴厘的火焰》等，描绘了亚非国家的景物和风光，写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特别是他们要求独立、解放的斗争，反映了时代的潮流。这使我联想到我们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在七律《远望》中的诗句：

赤道雕弓能射虎，
椰林匕首敢屠龙。

这形象生动、对仗工整、富有鼓舞力的两句诗，是我们今后写第三世界人民题材的重要主题。

对于杨朔的作品，比起小说来，我更爱他的散文，这是许多人的同感吧。杨朔的散文是渐趋成熟的，自然也反映了作者思想改造和技巧提高的过程。他的散文，散是放得开，但又不散，收归到他所要求的主题思想上来，他写美丽的风光，但又归到人物的精神面貌。结构谨严，层次曲折分明，遣词造句精炼别致，富有诗的意境，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懂英文，能引用所写国家的一些掌故传说。也善于寻找采访的对象，增添活材料，常用对话式来表达。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感情的真挚，爱谁恨谁，能深深感染读者。

杨朔对旧体诗也是有素养的，写过些七绝，没有发表。他曾于一九四四年冬在延安写了一首《雪夜遣怀》，诗曰：

四山风雪夜凄迷，
夜色浓中唱晓鸡。
自有诗心如火烈，
献身不惜作尘泥。

在他的七绝诗中，我爱这首诗，因为可以看到杨朔的诗心，看到他为人民不惜牺牲的高贵品质。杨朔总是象写诗那样来写散文。同这首诗一样抒情的，在散文《荔枝蜜》里面，结尾说：“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梦见自己变成一只小蜜蜂。”这个梦，就是杨朔的自我写照，写出藏在灵魂深处的崇高理想。

可惜这个正直善良、有才华的好同志，竟在一九六八年

八月三日不幸因病与世长辞。他深入斗争生活，也热爱写作，努力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病中，他说今后还要到工农兵的斗争中去，再写些新的东西。但这终于不能如愿以偿了！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战士、好作家，怎么不叫人心痛！如果他不死，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在文艺园地百花吐艳的今天，不是可以读到他更多的佳作吗？

在写这篇小文之前，我再看了杨朔的若干作品，抚今追昔，浮想联翩，情难自禁，就试作这首七律，聊作纪念吧：

忍读华章独黯然，
散文亦是好诗篇。
樱花雨下情无限，
生命泉边志更坚。
幸得神威驱恶鬼，
喜迎紫艳满春山。
诗心纵已归尘土，
万众歌声却震天。

一九七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DEU2/33

目 录

忆杨朔(代序)	林 林 1
---------------	-------

第 一 辑

木棉花	3
雪花飘在满洲	9
潼关之夜	17
昨日的临汾	22
征 尘	27
铁骑兵	33
乱人坑	36
“阅微草堂”的真面目	39
秘密列车	42
我的改造	46

第 二 辑

鸭绿江南北	53
★平常的人	57

上尉同志	62
春在朝鲜	71
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	75
✕中国人民的心	81
✕英雄时代	87
万古青春	92
迎志愿军归国	100

第 三 辑

前进，钢铁的大军！	105
戈壁滩上的春天	109
△京城漫记	113
滇池边上的报春花	118
“走进太阳里去”	124
永定河纪行	129
海天苍苍	137
✕香山红叶	147
百花山	151
黄河之水天上来	162
《铁流》的故事	166
蓬莱仙境	171
✕海市	179
泰山极顶	188
万丈高楼平地起	192

《海市》小序	196
迎春词	197
龙马赞	201
✕荔枝蜜	205
✕茶花赋	208
秋风萧瑟	211
✕雪浪花	215
《东风第一枝》小跋	220
画山绣水	222
海罗衫	227
西江月	233
黄海日出处	237

第 四 辑

埃及灯	253
✕金字塔夜月	257
印度情思	262
✕蚁 山	269
宝 石	275
樱花雨	279
鹤 首	284
野茫茫	288
孤儿行	294
菠萝园	298

晚潮急	302
天 赤道雪	307
天 生命泉	317
巴厘的火焰	321
 编 后	 327



第 一 輯



木 棉 花

一到南国，情调便显然不同了。北方才是暮春，你在这儿却可以听见蝉、蛙，以及其他不知名的夏虫在得意地吟鸣。夜间，草丛和树梢流动着的萤火更给你带来不少夏天的消息。然而这才不过是三月底。

白天，整个大地便成为可怕的蒸笼。轻细的縠纱已经披上士女高贵的躯体，而苦力们赤着脊梁，光着脚板，在推，在拉，在搨，闷热的汗臭常从他们周身的粗糙的毛孔散发出来，这使过路的士女们蹙紧眉，急急用洒满法兰西香水的手绢捂着她们的鼻子，要不然，她们准会晕过去！

警察依旧穿着春季厚重的制服，站在路心指挥着来来往往的脚踏车，车仔，汽车……。他们显着很呆滞，机械地挥动着手臂，而当大气中传来尖锐的汽笛时，他们仍然是机械地在岗棚上挂起一面红旗，看不出一点冲动的表情。

红旗的颜色虽然含着流血的意义，但它低垂着头，永远被人很冷淡地待遇着。街头流着人潮；茶馆里叫嚣着食客；大旅馆的西餐间开着风扇，富老们惬意地吃着雪糕，他们对于警报比一般人更要淡漠十倍，因为象这样大建筑的屋顶上都有避弹网，他们的生命是绝对安全的。

不过今天的轰炸却是特别厉害。镇定的市民也不能不暂时停止他们正在进行的动作，侧起耳朵听一听。